

地中海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陳烈甫

地中海三字，好像在我們耳朵裏不像太平洋三字響得那樣利害。其實地中海問題在國際政治關係中的重要，並不一定亞於太平洋問題。過去是不用說，就在今日，它是歐洲外交關係的中心，它是未來世界大戰的導火線，至於將來它於世界局勢的重要性亦不難推知。研究國際形勢與國際問題當然不能離開久為國際政治中心國際問題焦點的歐洲，而研究歐洲國際形勢與國際問題在現況之下是以地中海為中心最為適宜。本文著重點在研究地中海的現在，但要研究現在是免不了要回溯過去，而研究現在的結果，就不能不預測將來。

一 燦爛顯赫的過去

地中海，是為歐亞非三大洲所包圍的一片海面。在這片海面和它的四周，在歷史上是燦爛顯赫的。它是可歌可泣的史實的發源，它是殘酷驚怖的回憶的對象，它是衣冠錦綉匯萃的中

心，它是血濺顛拋悲慘的戰場，它可以令人景仰讚嘆，也可以令人徘徊噓唏。在文化方面，埃及、羅得島、巴比倫、希臘，都是古代文化的中心；意大利法蘭西在近代文化上亦佔極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方面，雅典的共和政制，斯巴達的專制政制，都足供後

代的參考；羅馬的大帝國制度，及其於法律的貢獻，尤不能磨滅。在經濟方面，地中海於古代，帆檣往來，貨物輻輳，通天下之寶，握世界金融，沿岸城市林立，工商薈萃，腓尼基、迦太基及意大利諸城，都於某一時期握世界商業的牛耳。在戰爭方面，有

不少可怖的大戰，都於地中海沿岸排演；雅典斯巴達的長期戰爭，希臘波斯的大戰，亞歷山大的征略，及羅馬迎太基的三次血戰，都於歷史上大書特書的。此外於宗教方面，世界兩個最大的宗教，都發源於此。基督教發源於小亞細亞，回教發源於亞拉伯，前者乃沿地中海而傳佈，並曾引起悲酷而熱烈的十字軍戰爭，後者在可蘭經與劍之下，幾將造成以地中海為內湖的回教大帝國。

總而言之，地中海是古代歷史敘述的中心，它的歷史在某一時期幾乎就是世界史。現在它的重要性雖不如從前，仍不失為歐洲方面國際關係的中心。處歐亞非三洲要衝的這一個水面，決不容淡漠置之呵！

二 舞台上的諸角色

地中海——一樣的像太平洋——是

羣雄競爭搏鬥的一個國際舞臺。這個舞臺目下的形勢，及其預備將要排演的戲劇，與東方的太平洋舞臺，頗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故於敘述地中海的現勢之先，對於舞臺上的諸角色，有先加以檢閱的必要。

把地圖打開一看，從地中海的極西端起，是插有英旗的直布羅陀軍港，港之東北為西班牙，西班牙的東北為法蘭西，其東為意大利，與意大利隔海相望的為南斯拉夫，其南為亞爾巴尼亞，希臘居其東，越愛琴海為土耳其，土耳其之南為法代管地敘利亞，再南為英代管地巴勒士登，西南為蘇彝士運河，運河之西為埃及，埃及之西為意領的黎波里，其西為法領阿耳及耳與摩洛哥，再西至地中海盡端為西班牙所有的坦及耳。總計地中海沿岸，除殖民地代管地外，有西、法、意、英、南斯拉夫、阿耳巴尼亞、

希臘及土耳其八個國家。從名義說，這八個國家是地中海舞臺上的八個角色，不過因為國勢的強弱、貧富、大小的分別，其於舞臺上所處的地位，就難免有高下重輕之殊。有的是顧盼縱橫威風凜凜的大將，有的不過為呼喝吶喊的小卒罷了。

西班牙的過去，頗有一段國富民殷威震四鄰的歷史，當十五六世紀它的極盛時代的時候，它的商船隊往來相望，它的艦隊更縱橫無敵，不但地中海，連太平洋及新大陸，無處沒有西班牙航海家及探險家的足跡。在當時地中海沿岸，它是第一個強盛的國家，換言之，在當時地中海舞臺上，它是第一個威武的角色。可是現在西班牙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它的艦隊自一五八八年敗於英國後，它的海上勢力就一蹶不振。它的廣大殖民地相繼獨立或為他強所奪。它在地中海的威

望，真是一落千丈，每況愈下。降至今日，在討論地中海問題，西班牙已少爲人所注意。自一九二四年模仿慕沙里尼實行獨裁政治的里維拉將軍握政後，徘徊懷憶往昔的光榮，頗具向外發展的雄心。於是整頓交通，振興工商，訓練兵卒，擴充海軍，西班牙國運，頗具蓬勃的氣象。無如西班牙的積弱，已如病入膏肓，里維拉的抱負，多未能實現。本年二月間，里維拉因國人及陸軍的反對辭職，末幾憂鬱而死，從茲西班牙的政治，將又入於動搖之中；內既多事，當然對外就不會有多大的力量了。

南斯拉夫戰後的領土雖大爲擴張，它在國際上的地位雖提高不少，在巴爾幹半島上，雖尙不愧爲一大國，可是在地中海政治舞臺上，它還不能算爲一個獨立的單位。它要圖存以至於對外謀發展，所以不能不依附一個強

國。於是它便無殊成爲法蘭西的保護國，柏爾格來得 (Belgrade) 鬍鬚是巴黎的屬府，故在討論地中海問題，南斯拉夫只能歸併於法國。

亞爾巴尼亞是巴爾幹半島的一個彈丸小國，它在地理上的地位雖頗稱重要，但於國際上的地位還遠不及南斯拉夫。近年來它一方窘於南斯拉夫的侵略，一方迫於意大利的野心，權其輕重，衡其利害，它便投到意大利的懷裏，求羅馬政府的保護。因此亞爾巴尼亞，也只好歸併於意大利討論。

有人說，希臘爲英國商船隊的寄旋處。這句話實在沒有冤枉它。希臘自脫離土耳其壓迫後，名義上它是個獨立的國家，事實上——一樣的像其他小國的命運——何嘗免除強國的操縱。戰後以來它的施政方針是唯倫敦的馬首是瞻，它的領土已無形中包括於那規模極大的大英帝國。一九二一年

希軍於小亞細亞爲土耳其國民軍慘敗後，幸虧英國做它的後臺，故於巴爾幹地位，不起動搖。年來希臘政權，盡操於親英派之手。故討論地中海問題，希臘是脫不開英國的。

土耳其當十五世紀夏里曼大帝時候，帝國領土擴跨歐亞非三洲，叱咤喧嘩，風雲變色，在那個時候，它高踞著地中海舞臺上的第一把交椅，威風凜凜，顧盼自豪。後來它的國運如斜西的太陽，內則朝政失修，吏治腐敗，外則強隣侵侮，疆土日蹙。及至二十世紀初葉，它已由雄霸三洲的泱泱大帝國，變爲環繞博斯普魯斯 (Bosphorus) 他大尼里 (Dardanelles) 兩海峽的小朝廷。再經兩次的巴爾幹戰爭，差一點就被驅出於歐洲的境外，又經對意一戰，北非的黎波里的宗主權也壽終正寢。日蹙百里，岌岌堪危，土耳其國運，好像如風中殘燭，時時有

亡國的危險。

然而天下事常出人意外，這近東的病夫——土耳其，竟會一鳴驚人。正在戰後風雨飄搖山窮水盡的時候，英武有爲的凱末爾（Kemal），領導國內的優秀革命份子，揭起義旗，在昂哥拉組織政府，率領革命軍，與帝國主義相搏鬥。土希一戰，它居然把帝國主義的英國的鷹犬希臘，打得落花流水，搜甲而逃。後來於洛桑會議，它居然能夠取消不平等條約，挽回既失的權利，與英法諸強，分庭抗禮。土耳其的國際地位，有如朝陽旭日，勃勃向上，似乎它將進一步加入地中海舞臺上角逐了。

可是凱末爾是知己知彼的政治家，它深知土耳其現在決不足與言圖對外發展，因是它一味整理內政，如普及教育，革除迷信，開發富源，便利交通，發展農業等，積極進行，不遺餘

力。所以在今日地中海舞臺上，土耳其其還不能算是一個重要的角色。此外又因為它的外交政策，具有獨立的性質，不像南斯拉夫、亞爾巴尼亞及希臘諸國，受法意英的操縱，所以也就不好加入於那一強國一併討論。

除了上述西、南、阿、希、土五個國家外，地中海沿岸就只剩著英法意三個國家了。英法意爲世界的一等強國，也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地中海舞臺上最重要的三個角色。因為他們有強大的海軍，精銳的陸軍，他們的發言有力，地中海就成爲它們的天下。它們都野心勃勃，爭坐地中海面的第一把交椅。爲此於外交則極盡縱橫捭闔的手段，操縱擺弄諸小國以增厚自己的勢力；於軍事則磨拳擦掌以備臨未來兇酷而可怖的搏鬥屠戮。沿地中海而居的二萬萬白黃黑三色人類，它們的運命，就操在倫敦巴黎羅馬三帝

國主義政府的手中。這是何等可怕的一種現象呵！

三 英國安全與東方航綫

英吉利是處北海大西洋間的一個島國。這個島國，因爲它是產業革命的先進國，因爲它的工業發達，煙突林立，黑煙瀾漫，無殊爲世界一大工廠，所以它的農業就日趨衰微。農業衰微的結果，就是糧食不足。世界上感覺糧食不足的國家並非只一英國，但沒有一個國家像英國情形的那樣嚴重。英國每年所產的糧食，只足供三個月之用，其他九個月的食糧，全恃海外的輸入。這些糧食，多來自英領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印度，由東方經地中海而達本國。假使英國糧食的來源斷絕，一星期便感覺糧荒，一個月舉境將盡成饑民，兩個月全國將渺無人煙。再看工業方面，原料亦大半來自

東方領地，原料來源一斷，工廠只有把大門關起。我們看上述的情形，就曉得東方航綫於英國國脈是如何的重要。有人說，東方航綫是英國的性命，實不爲太過。英國爲維持國家的生命，必極力保持東方航綫的安全。凡於此航綫有妨害者，必誓死與他周旋。

這條東方航綫，自利物浦起至新加坡止，蜿蜒曲折達一萬餘里，自利物浦至直布羅陀爲一段，直布羅陀至蘇彝士運河爲一段，自蘇彝士運河至新加坡又爲一段。第一段爲汪洋的大西洋，可不受任何國家的威脅。第三段爲有如英帝國內湖的印度洋（印度洋四周均爲英國領地），安全上更可無慮。惟有地中海這一段，犬牙交錯，關係複雜，時時發生問題。自十九世紀間，俄國野心勃勃，彼得格勒（現改爲列寧格勒）政府要人及俄皇，無日不醉心於以君士旦丁堡（Constantinople）爲目標的向外侵略，以便出黑海越博斯普魯斯他大尼里兩海峽而爭霸於地中海。可是英國以俄國好像柙中之虎，一旦出現於地中海，東方航綫便有橫被截斷的危險，於是千方百計，時而用外交，時而用武力，使俄國南下的政策，終不得逞。二十世紀初德國柏林巴格達間鐵路計劃，其於東方航綫的威脅，較俄國之南下尤爲嚴重；瀰漫醞釀，鬱積磅礴，爲激成大戰的一主因。蓋與東方航綫並行的巴格達鐵道若成，東方航綫不但於經濟上軍事上的價值將大爲減小，且有全綫崩潰的危險。

東方航綫於英國國脈既這樣的重要，地中海尤爲航綫中最重要的一段，故如何取得與保持地中海的優勢，便成爲倫敦政府海軍部的傳統政策。一五八八年英國艦隊以意外的奇捷擊敗素執海上牛耳的西班牙艦隊，取得握

地中海大西洋咽喉的直布羅陀。在蘇彝士運河未開鑿以前，直布羅陀是地中海唯一的吞吐口。英人高瞻遠矚，早晚得該地經濟上軍事上價值的重大。故自得該地後，慘淡經營，一片荒僻蕪榛之區，轉瞬變爲握地中海大西洋間的鎖鑰的要港。礮臺、煤棧、油槽、飛行場及種種防禦設備，靡不應有盡有，蔚然爲英帝國大軍港之一。

蘇彝士運河在地中海東端，爲溝通地中海與東方的唯一水道。它不但在經濟上使東西水上的交通縮短了八千哩，其於軍事上的價值尤爲珍貴。誰握此運河便誰可以支配東西的交通，戰爭時候，可以阻害敵國商船的往來，可以截斷敵國艦隊的活動。只要沿岸及河口的防禦設備堅固，就不懼敵人的攻擊。當運河開鑿時候，股分本操於英法埃及三國之手，後來埃及因

爲借英債，公司股票，乃輾轉入於英國之手。又因法國國家多事，財政困難，英國駐埃領事，乃以高價收買法國股份，從茲以後，貫通東西的蘇彝士運河，又入於英國手中了。

地中海有三個通道，一個是通大西洋的直布羅陀，一個是通紅海的蘇彝士運河，還有一個是通黑海的博斯破魯斯他大尼里兩海峽。前二者已經握於英國掌中，那麼英人的野心又移到君士旦丁堡了。如果君士旦丁堡再給英國攫去，英人真可以顧盼自雄，燃髯微笑。無如君士旦丁堡好像林中之兔，爲羣獸搏鬥馳逐所爭食。俄國因不願黑海之成爲死海，虎視眈眈，有不得不休之概。法國因想向近東發展，亦頻思染指。德國爲圖貫通巴格達鐵道，尤視君士旦丁堡爲囊中物。因此該地遂造成一種國際性的局面，但英國仍最佔勢力。

除了直布羅陀與蘇彝士運河而外，英國在地中海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根據地，那就是馬耳他島（Malta）。馬耳他適在意大利半島之南，地中海之中，與蘇彝士運河直布羅陀軍港的距離相等，地理上的形勢甚爲優越，英人乃經營之以爲地中海的大本營。馬耳他島，爲英帝國最大軍港之一，其規模之宏大，與正在建築中的新加坡軍港相髣髴，船塢、乾塢、要塞、煤棧、油槽、彈藥庫、軍械庫、材料庫、飛行場及其他一切防禦設施，規模之大，設備之密，地中海沿岸軍港，無出其右。在新加坡軍港未完成以前，馬耳他不但爲地中海海軍大本營，且兼爲英國遠東艦隊後方根據地，其地位的重要，可想而知。英國既據有東西兩出口，又有馬耳他島居中策應，地理上的地位，實較地中海任何國家爲優越。一七九五年拿破崙所率領

的法國艦隊於開羅港爲英將納爾遜所敗，半世紀中英國於地中海並無強勁有力的海軍競爭者。後來法國海軍雖不斷擴充，扶搖直上，於戰前位世界第三，但仍未足與英相抗衡。至於意大利建國不過五六十年，其海軍的歷史尤短，更無須英人擔憂。自戰後以來，因國際形勢的變更，英國在地中海的優勢，已起了動搖。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法意兩國，於戰後努力擴充海軍，已非向來的微弱可比，且其所持的造艦政策，大足爲英國地中海優勢的致命傷。第二個原因英國因受條約的限制，主力艦只能與美國相等，補助艦相差亦僅，海軍不能爲無限制的擴張。第三個原因自戰後以來，世界重心漸移於太平洋。英國於遠東方面，日形多事，英國艦隊集中地頗有由地中海移向太平洋的傾向，於是地中海的

海軍力，當然爲相對的低減。第四個原因，埃及的民族運動，洶湧澎湃，奔騰衝激，反英的空氣，甚形濃厚，英國在埃及的威望，已大爲失墮。埃及的勢力一失，蘇彝士運河的安全，就發生疑問。近年來西班牙似乎已由酣迷的長夢，呵欠醒來，它看見直布羅陀的優勢爲英國所壟斷，心有所不甘，於是就想把坦及耳武裝起來，以與直布羅陀平分優勢。此舉實現，直布羅陀的價值已降低一半，換言之，地中海的西方門戶，英國就不能操縱自如了。

四 法蘭西與帝國之安全

法蘭西帝國領土，位於英俄之後而居世界第三。它的領土雖不像俄國之互相毗連，但亦不似英國之散於世界。除了東方的越南和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以外，法帝國的領土，就完

全在北非。它在北非的領土，東包瓦爾山脈 (Tunmo)，西界大西洋，南及幾內亞灣 (Guinea Gulf)，北盡地中海，浩浩無垠，廣漠萬里。法國是加入殖民地爭奪戰很早的一個國家，巴黎政府對於領土擴張的野心，罕有其匹。但是真不幸，遇着一個野心不相上下海軍勢力超過的英國，競爭的結果總是失敗。到了英法百年戰爭結束的時候，在新大陸，在印度，法國的勢力，已連根帶土，拔去不留。戰前爲結好英國，不惜放棄埃及的權利：所以它的領土，僅存的就只有北非這塊大陸。年來巴黎政府中人，並不圖向外發展，就在如何使帝國置於磐石之安。對於越南與馬達加斯加因爲遠在萬里，鞭長莫及，所以就僅維持現狀，不爲積極的經營。至對於北非則聚精會神，披荆斬榛，朝夕孜孜，慘淡經營。交通則便利之，工商則振

興之，富源則開發之，農林則改良之。是地爲黑人居住之區，本滯頓於原始狀態，自經法人的開墾經營，已受近代文化的洗禮。黑人的生活，較從前已大爲改良。法國的經營北非，除經濟的政治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軍事原因。法國人口增加之緩，爲世界第一，在某一個時期，人口還呈減少之險象；再看它的鄰國——德國，人口在百五十年前尙少於法國，現則已超過半倍。人口增加遲緩在平時利害的感覺尙輕，一到戰時軍隊動員，利害的感覺就重了。因爲一國所能動員的兵數，是看他人口的多少。聰明的法政府，於歐戰時感覺著這種苦經驗，就馬上想出彌補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訓練非洲的土兵。現在北非法領，有一大批法政府所派出的軍官，專門訓練土人，土人經其訓練，作戰之勇，並不亞於白人。法國陸

軍士兵，三之一爲黑人。這黑人軍隊於歐戰期中替法國立了不少的功績，其於未來大戰，雖然依俾尤深。法國自用此法後，大收奇效，人口減少的危險，就少了許多。因爲一旦有事，法國，先以常備兵應戰，然後於北非大陸，大規模的訓練土人，一年內不難練就數百萬大軍。不過說到這裏，我們要曉得法蘭西本國和它的領土北非是隔了一個地中海，這便是法國重視地中海的理由。自法國南方大港馬賽至北非沿岸這一條數百里海程，在某範圍內，其重要有如英國的東方航綫。英國視東方航綫如生命，法國之視此海程亦如此。所以現在法國的海軍政策，就是北非航綫的安全，換言之就是地中海西部的優勢。在華盛頓會議與倫敦海軍大會，法代表乃以此爲出發點，與其他國家抗辯，法國的造艦政策，亦以此爲根據。不過法國

北非航綫的安全，根本上，就與英國東方航綫的安全相衝突。法國北非航綫與英國東方航綫正成交叉形，此綫安全，彼綫即受截斷；彼綫安全，此綫所受的危險亦如此。一個空間不能同時容納兩個物體的存在，一個海面自然也不能有兩個優勢。倫敦巴黎既如兩條餓虎，各不相讓，今後的衝突，恐怕是難免的啊！

法國海軍目標並不以取得地中海西部的優勢爲滿足，只要看他於裁軍會議堅持超過意大利海軍的比率，就難推想它是想進一步握地中海的霸權了。

五 意大利與慕沙里尼的野心

意大利是一個新的國家，自統一至今還不過只有六十年的歷史。當著荷蘭、英、法等國拼命地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時候，意大利尚只是一個地理的

名詞。它的境內四分五裂，羣雄割據，干戈時起，烽煙遍地，那裏曉得圖向外發展。到了它完全統一目光向外的時候，大地之上，已盡爲他人捷足先登，那裏還有它插足的地方。可是意國的情形，不像瑞典與挪威諸國，地曠人稀，可不用對外發展；意國人口密度，在歐洲雖居於比利時荷蘭英國之下，但意國境內，山巒綿亘，論風景則秀美甲於世界，論耕地則甚少。人口密而耕地少，意大利的情形和遠東的日本差不多。意大利的人口不但在靜的方面顯出嚴重的情形，在動的方面其情形尤來得可怕。意國人口增加甚速，每年達四五十萬，這每年新增的四五十萬人口，既無巨大的農場可以收容，亦無繁榮的工商業可以容納，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向海外移出。但是移民不比殖民，移民所至之地，每易爲其國所同化；意國移民最多者

爲法美兩國，而尤以後者爲多。蓋法美爲自由之邦，生活狀況亦佳於本國，移民至其地，積日已久，對於祖國之熱情與印像，日就淡漠，數代之後，便成爲純粹之他國國民。這樣一來，豈非自殺的政策。意大利愛國之士，每怒然憂之。但是意大利領土除半島之外，沒有一塊殖民地；所以於一九一二年，它就藉口與土耳其開戰，取得北非的得黎波里。大戰爆發，意大利爲同盟國之一，理應加入德奧，與俄法英諸國作戰，但是意大利左顧右盼，衡權考慮的結果，終於背叛同盟，加入協約。爲什麼意大利竟甘於冒背信之名毅然出此呢？無他，因爲它想奪取奧大利南部的領土，獨霸亞得里亞海的海權。戰前奧大利合併波黑二洲，它的領土臨亞得里亞海，據有重要的商港及軍港，奧國就於此地經營海軍，建築要塞，其地與意大利

東部海岸，甚爲接近，意大利國防大受威脅。大戰告終，奧國慘敗，疆土大失，成爲一個四面接陸的國家，其於亞得里亞海的海權，就成爲過去。

意國爲產業比較落後的國家，經歐戰三年的疲於干戈，產業組織崩潰，同時又經布爾希維克黨徒的煽動，全國頓入於洶洶的赤化怒潮；工廠閉門，工人罷工，交通阻滯，商業凋零，舉

國惶惶，不可終日。正在這個時候，出了一位怪傑，率領著黑衫戰士，衝到羅馬城，把全國的赤旗掃平。這位怪傑，就是現握意大利政權舉世聞名的慕沙里尼(Mussolini)。慕氏自握

政權後，施行高壓政策，展佈萬鈞鐵腕，不到兩年，便造成一個新的局面。它是意大利的狄克推多，是半島運命的左右者，他的一言一動，在在會發生重大的影響。至於他對外的政策，我們從他的言語，就曉得他是一位

膽大包天的野心家，有人比他爲拿破崙，爲威廉第二，他笑而受之。他說：

「意大利人口不患多，是患少，不患增加太速，是患增加太緩；意大利每年應該要有六十萬增加的人口，三十年後它的意思自會爲人尊重，站於它所應該站的地位。」

意大利現正感受人口過剩的壓迫，而慕沙里尼却極力獎勵生育，多子的家庭，可以得到國家的勳章，政府的津貼，有時候慕氏且親自探訪多子的家庭，同他們攝影。他又說：

「意大利的將來在海上。」
「意大利海軍須與地中海沿岸的最強國相等。」
「意大利的空軍，不能在歐陸任何國家之下。」

「意大利飛機飛翔空際，須能臨

斷半島的日光。」

意大利雖爲一等強國，而實力則遠在其他各國之下，然而它於軍備的擴充，絲毫不甘落後，不但不肯落後，言外之意，直非高執歐陸及地中海的牛耳不止。他又說：

『對岸（指北非）有許多地曠人稀的地方，我們負有去開發經營的責任。』

『我們應不忘古代羅馬以地中海爲內湖的盛世。』

『意大利現在正如精練的軍隊，步調整齊，邁然前進。』

這些話可說是慕沙里尼對於領土野心的自供。慕氏所說關於這類誇大的話是很多，以上所舉的幾句還不及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把以上這幾句話玩味一下，慕氏的野心，已經是赤裸裸的顯露出來了。

慕沙里尼常常向他的黑衫黨員說，

一九三五爲世界多事之年，意大利在

那時候的話會令人聽從，意思會令人尊重。像慕氏這樣大野心家，真是世所罕見。有人稱他爲歐洲屠戶，有人叫他爲歐洲火星、魔王，都不爲太過。獎勵生育，擴張軍備，是他野心的手段；開拓領土，是他野心的目標。他醉心於以地中海爲意大利內湖的慾望，對於拿破侖、威廉第二的前車似乎毫不在意中。

不過現在要擴張領土，不似從前的容易。以前是優強民族向劣弱民族的侵略，大兵一至，便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土人的弓矢戈矛，那裏當得起近代的利槍銳砲。其結果只有屈服，那個地方就成爲優強民族的領土，那個地方的人民就變爲優強民族的奴隸。現在的情形，可不就這般容易，地球上那劣弱民族所居住的地方，已經盡被幾個強國瓜分以去，所以現

在要擴充領土，是只有向其他強國的

手中搶奪。但是已經拿到手的國家，對於艱難得來的領土，怎肯輕輕讓人，於是乎戰爭遂不可免。慕沙里尼既懷著擴充領土的雄心，舉著他的銳利而貪慾的眼睛一望，看見地中海彼岸有一大片地曠人稀的土地，可是這一大塊土地，早插著它的鄰國（法國）的國旗。如果它的鄰國是個小國，慕氏的野心就會比較容易實現。無如它的鄰國是個一等強國，擁有比它較爲強大的陸海空軍，其勢未可輕侮。所以慕沙里尼儘管野心甚熾，却也不敢冒險一試。慕氏常悻悻不平說：

『別的國家人口少而擁著偌大的領土，意大利人口多而沒有使他得爲合理發展的土地，此非世界上大不平之事耶。』

這裏所謂『別的國家』，無疑義地是指法國。法國自戰勝以後，在大陸上

正叱咤嗜嘯，顧盼自豪，對於慕氏的這種震懾浮炫的態度，當然是針鋒相對，連譏帶諷的咒罵抨擊。法意糾紛，就從此不可免了。

六 法意糾紛與亞得里亞海問題

法意同爲拉丁民族的國家，語言文化都很接近，自從意大利建國至今，

兩國的國交，並未嘗破裂。但是它們因爲近鄰的關係，接觸頻繁，又因爲彼此輸出的貨物，大致相同，引起商業的競爭，利害所在，自不免有許多衝突。又因彼此都想在拉丁民族中稱雄，奪取拉丁民族的領袖資格，國際政治上的利害關係，時常相反，因此外交上就有許多複雜的問題了。自慕沙里尼獨裁意政後，看見法國在北非擁著廣大的領土，虎視眈眈，垂涎欲滴，兩國的國交，乃時起齟齬，邊境的軍隊，也時常有小衝突發生。除此

以外，其最足引起兩國的糾紛者，莫過於亞得里亞海問題。意大利與亞爾巴尼亞訂攻守同盟，而法國則與南斯拉夫結友好條約，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劍拔弩張，躍躍欲試。

亞爾巴尼亞是巴爾幹半島中一個很小的國家，間於希臘與南斯拉夫之間，臨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而望意大利，其所以成爲國際問題者，因其沿海要港甚多，且扼亞得里亞海的咽喉。意大利自建國以來，國防上所最焦慮不安者，莫過於海岸綫過長，不易防守，而東岸尤難。當戰前奧匈帝國在亞得里亞海經營海軍，深使意大利夢魂不安，兩國外交關係爭持最烈之點，就是亞得里亞海海權的分配。亞爾巴尼亞之得建爲國家，蓋亦兩國緩和爭議的策略。戰時意大利倒戈加入協約，其所希望的驅奧匈帝國勢力出亞得里亞海的目的，算已達到。

從前奧匈所據的要港如波拉（ Pola）第里斯特（Trieste）及阜姆（Fiume）均入於意國之手，但意國仍不以此爲滿足。因爲奧匈帝國的勢力雖算驅除，而南斯拉夫的勢力却澎漲了許多。因此意大利便把從前對奧匈的目標，移向對南斯拉夫。它爲塞爾維亞，便與亞爾巴尼亞交歡，想使亞得里亞海的門戶，置於自己勢力範圍之下。此舉如果實現，東岸防守自可高枕無憂，蓋一旦有事，無難封鎖海口，以塞敵人。慕沙里尼既這樣打算，果然經他外交手腕的活躍，便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廿六日與亞爾巴尼亞訂結攻守同盟條約，內容要點共有五項：

一、兩締約國爲互相擁護自國之利益，而訂立此約；

二、本同盟條約之有效期間爲二十年，但得重訂，訂約後兩國須舉全力以保障相互之安全，對於外

部之攻擊，須互相救濟防禦；

三、兩國中一方受第三國攻擊時，

他方須用有效方法以謀防止戰爭，並謀保障受威脅之締約國之正當的滿足；

四、倘和平的解決方法用盡時，兩

國當同心協力，盡兩國的軍力以

禦外侮；

五、假定上項事情發生，非經兩國
的同意，不得議和、休戰、或停
戰。

除上述五項外，並有附條一件，即
遇第四項情形，共同作戰時，若在亞
爾巴尼亞國境內，則最高可令官由亞
人任之；若在意大利國境內，則最高
司令官由意人任之。

自上述的條文看來，意大利簡直把
亞爾巴尼亞置於自國保護之內。以亞
爾巴尼亞這樣弱小的國家，難道有力
量可以幫同意國推行帝國主義。這不

是明明表示亞爾巴尼亞的內外大政方
針應該由意人作主嗎？亞爾巴尼亞與
南斯拉夫差不多是世仇，意亞的攻守
同條盟約，無異向南斯拉夫一種示威
及挑戰的表示。慕氏揚揚得意的自詡
其外交政策的成功，但南斯拉夫却嚇
得魂不附體了。

塞耳維亞於戰後收回波斯尼亞及黑
塞哥維亞二州後，得臨亞得里亞海而
遂其夙夜希冀的出海的願望。戰後南
斯拉夫組織的成功，乃由塞爾維亞、
門的內哥羅二國及前屬奧匈之各州之
合併。其於亞得里亞海所處的地位略
等於戰前之奧匈而較為惡劣。薩羅尼
加 (Salonika) 既仍屬於希臘，無復出
愛琴海之希望；阜姆又不為彼所有，
第里斯特又屬於意大利，若意大利更
與亞爾巴尼亞結合，亞境諸險要海口
，聽其運用自如，則亞得里亞海之於
南斯拉夫便成了死水，正鳴得意的南

斯拉夫，何異於甕中之鱉。俄國有了
黑海，但因不能支配博斯破魯斯，他
大尼里兩海峽，黑海便成了死水，亞
速夫 (Azov) 敖得薩諸要港便失了作
用。南斯拉夫於亞得里亞海的情形，
就恰恰如此。

南斯拉夫自覺處境極危，自難袖手
旁觀，坐以待斃。於是伯爾格來得的
外交部，就決定下列的兩個對策：

第一個政策就是援助亞爾巴尼亞前
政府中人，推翻現政府，以離間意亞
的國交。前政府反意，現政府向意，
苟能推翻現政府，舊政府中人復握政
權，自將不利於意。反政府派既得南
斯拉夫實力的援助，乃著著進行，圖
謀起事。不意於這個時候，意大利忽
如晴天霹靂，照會各國，謂南斯拉夫
已軍備馬就將攻襲亞爾巴尼亞與反政
府派共同推翻現政府。同時意大利各
地，在官廳暗助之下，舉行大規模示

威運動，政府亦調兵遣將，表示武力援助亞爾巴尼亞的決心。一時亞得里亞海四周，愁雲鬱鬱，悲風淒涼，戰機四伏，有一觸即發之概。幸經此時，南斯拉夫政府正式聲明，彼對亞爾巴尼亞並無軍事行動，並願由國際聯盟會派員到兩國邊境調查真相，形勢因稍緩和。南斯拉夫既表示屈服，意大利亦只好得可且止，一場險惡風波，始得空雷無雨的過去，而南斯拉夫的第一個對策，也就宣告失敗。

第二個對策就是聯結與意大利敵對的國家，以爲己國的奧援。於是南斯拉夫的使者，就僕僕於巴黎途上，想結好法國以爲己助。恰恰此時法國，深恨意大利的縱橫無忌，對於南斯拉夫的意思，當然極表歡迎。法國自戰後以來，極力想鞏固它在大陸上的霸權地位，所以對於德國就結好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造成包圍之勢，對

意除拉攏羅馬尼亞以阻意大利向巴爾幹謀發展外，南斯拉夫是受意所窘，恨意刺骨的國家，當然不會給巴黎政治家忘記。因此幾經磋商的結果，兩國就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締結一種友好條約。約文之意，大抵申述兩國敦睦友誼的意思，並沒有帶軍事的性質。但此約之外，是否尚有密約，不得而知。伯爾格來得的第二個對策，至此可謂成功。條約成立之後，南斯拉夫舉國若狂，到處舉行慶祝及示威運動，同時政府對意的態度，也轉趨強硬了。

意大利自聽著法國與南斯拉夫成立友好條約，及成立後南斯拉夫的示威情形，真是氣得怒髮衝冠，暴吼如雷。一般輿論界皆痛詆南斯拉夫的誇大狂，及法國的挑戰行爲。然而法國豈想不到這一層，巴黎輿論，皆存水來土掩兵來將當的態度，冷嘲熱諷，針

鋒相對。法意邦交，日趨惡化，邊境軍隊時起衝突，巴黎羅馬均具有一決雌雄的決心，世界各國，也都惴惴不安，形勢之急，直如箭在弦上，只待一發了。

後來慕沙里尼、白里安諸人，都覺得戰爭尙非其時，蓋兩雄相搏，是要防其他國家的趁火打劫，或者收漁人之利的。於是軒然大波，不久也就風息波靜了。然而這種不生不死的情形，祇是一時苟安的局面。兩國間的衝突既無法消弭，仇恨之心自然不能冰釋，亞得里亞海問題所深藏的戰機，是隨時一觸便發的，將來解決的方法，也許只有訴諸武力一途罷！

七 外交的縱橫捭闔

兵戎相見，普通是在外交技窮之後，地中海的將來，固然非外交手段所能夠長久維持的；然而外交的變化，

其影響於將來極大。英法意三國，在歐戰中都是共同對德奧作戰的國家，有了患難相共的歷史。不過邦交之好壞，並不是以主義爲結合，而是以利害爲依歸。利害相同的時候，昨日的

的意國政治犯，尤引起黑衫黨人的憤慨。十年來這兩個拉丁國家雖未至於戎衣相見，但此乃因其他原因的牽掣及有所顧忌而未敢，好像日美是仇視甚深的敵國，但仍未卽至破裂。

敵人今日可以成爲友邦；利害相反的時候，昨日的同盟國今日可以成爲仇敵。英法意戰時所以同心合力，共同對德奧作戰，就是因爲那個時候的利害相同。戰後共同的敵人已經打倒，共同利害的目標已去，爭鬪的結果，就引起利害的衝突。就中尤以法意兩個國家，利害最爲相反，所以仇視敵對的情形，亦就最爲鮮明而嚴重。爲著拉丁民族的領袖資格，爲著北非領土的搶奪，爲著亞得里亞海的霸權，爲著地中海的優勢，法意邦交，除非巴黎羅馬政治家大澈大悟，互相諒解，絕不會趨於和好。此外又因爲法政府每每優待反對法西斯蒂的逃亡法國

已由柏林而移於巴黎，因此英國外交就採取親德抗法的政策。法國每思假戰勝之威，壓迫德國使淪於萬劫不復的地位，但英國有時候從中阻梗，有時候公然反對，揣其意，並不是有所厚愛於德國，特欲借此以孤法人之勢耳。不過德國爲戰敗的國家，瘡痍滿目，元氣大傷，未足爲法國有力的牽掣。因此英倫外交家，自然想利用意國了。故自一九二五年以後法意衝突最烈的時候，倫敦政府，每祖意而左法。這種情形，直至一九二八年五月間，纔發生劇烈的變動。那年英國正當保守黨當權，外長張伯倫爲造成對美的共同戰綫，乃與法國外長白里

兩可，不甚鮮明，有時候態度明顯，或聯此制彼，或結彼孤此。英國向來的外交政策，自詡爲「光榮孤立」，對於大陸諸國，常採取超然的態度。這種態度，至戰前爲形勢所迫，乃不得不放棄。戰後它又思恢復從前的態度，不過國際形勢已非昔比，祇得仍舊與歐陸諸國，合縱連橫。

唐寧街 (Downing St. 英外部所在地) 對大陸有一個傳統的政策，就是援助第二強國抵抗第一強國。戰前德國兇慾甚張，虎霸歐陸，所以英國就援助法國，以抗德國。戰後大陸霸權

安訂結「英法海軍祕密協定」，協定內容，乃法國承認英國海上的霸權地位，英國承認法國大陸的霸權地位以爲交換。此協定英國的目標在對美，法國的目標則重在對意。地中海的局

面，瞬呈英法共同制意的形勢。此協定於意國爲重大不利，無待贅言，故號爲帶誇大狂的法西斯蒂機關報，於憤怒抨擊之中，仍帶驚惶之氣。慕沙里尼向來是大言不慚的，至此亦不敢過於放恣。法國既結英爲助，對意外交，乃轉取攻勢。

但是國際間的風雲是變幻莫測的，霹靂一聲，保守黨政府因競選而坍台，麥克唐納所領導的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張伯倫剛剛相反。張伯倫是主張反美的，麥氏則主張親美，張伯倫爲反美而結好法國，麥氏既欲親美，所以第一步就把美國所反對的「英法海軍協定」宣佈取消以討好美國。麥氏此舉又使地中海局勢，大起變化。因爲英美兩個撒遜民族國家攜手的結果，就引起法意兩拉丁民族國家的反感。巴黎輿論界均抨擊英美攜手，乃欲以破壞裁軍的惡名加諸法國耳。

意國法西斯蒂機關報社論有云：

「兩個撒遜國家的攜手，不過圖平分世界的霸權，拉丁民族國家應圖所以抵抗之方法。」

常麥克唐納赴美與胡佛邂逅一堂，暢談一切的時候，國際方面忽有一種傳說，謂白里安與慕沙里尼將親自會見，當面解決兩國間的糾紛，後來此種傳說，並不確實。法意邦交，未見接近的傾向，到了倫敦海軍大會，衝突尤爲顯然。現在法意還是依然對峙的形勢。英之對法對意，則態度尙屬曖昧。倫以海軍大會時，因法國態度倔強，英意步調乃漸見一致，會後因慕沙里尼發表許多誇狂的言論，意國會又通過造艦計劃，此舉於英國地中海的安全，頗有妨礙，於是英外長漢德森，忽又與白里安會晤，謀共同制意的方。風狂雨驟，忽明忽晦，外交關係，本就如此。

總而言之，法意利害根本衝突，外交的關係不易改善，英之對法對意，既無利害根本不同之點，則結此聯彼，均不過暫時而已。倫敦外交家的手腕，是以靈活著稱于世的，來日方長，今後的花樣還多呢！

此外地中海沿岸的幾個小國，除了亞爾巴尼亞附意、南斯拉夫附法、希臘附英外，西班牙與土耳其的外交趨向，頗值得相當的注意。西班牙亦拉丁國家之一，戰後因思發展北非的勢力，致與法國頻起齟齬。法國乃慫恿並贊助西班牙治下的里夫民族稱兵作亂。西班牙雖調大兵往剿，但屢爲所敗。後來因里夫民族侵及法國領地，法國乃與西班牙合兵征討，在此時期中法西的關係乃變爲和好。西班牙對意的關係本甚淡漠，但因里維拉將軍握政，他爲人好大喜功，尤醉心模仿慕沙里尼，對外方針，漸採親意。里

維拉死後，兩國國情既不甚穩定，對外政策，自然就不大明顯了。

在土耳其革命時代，因為英國援助

希臘在土境陳兵不退，英土關係，甚為惡劣。到了第一次洛桑會議破裂，英土關係，尤為尖銳；英國戰艦開入他大尼里海峽，土國亦架砲調兵，積極備戰。其後兩國邦交雖日趨和緩，但距親善還遠。土國對法，因對希作戰所得的助力不少，邦交就甚為親善；但後來因法國於亞美尼亞問題，與土國會發生意見，感情乃漸不如前。至於對意關係，因意國於土國革命時，多方阻撓，故羅馬與昂哥拉，均懷恨未釋。土耳其的狄克推多凱末耳，他也是個醉心模仿慕沙里尼的人，他看見法西斯蒂的組織，甚為讚美。一九二八年，意大利青年黑衫黨員一千名探訪昂哥拉，備受土國熱烈的歡迎，兩國邦交，大有日趨和善的傾向。

呵！

八 可怖的將來

地中海的將來，和太平洋的將來差不多。太平洋上因為有英美日三國的爭霸，將來難免戎衣相見；地中海面因為有英法意的爭霸，將來也難免於一戰。既是將來難免於一戰，那麼這爭霸的國家就只有汲汲準備。觀察它們目前準備的情形，就曉得它們對於戰爭所下的決心。它們不但是儘量的於量的增加，同時尤注意於質的改良。爭霸地中海和太平洋一樣，是要以海軍為主，而以陸空軍為輔，本文為篇幅所限，不能詳述三國海陸空軍擴張的情形，而只敘述三國的造艦政策及備戰的一般狀況。

英國是海上的霸王，它的海軍在質與量的方面都位於世界第一，而多於法意海軍力量的總和；不過它是一個

世界帝國，不能夠把艦隊完全集中在一處。英國艦隊集中地，向來是在地中海，只在戰前及戰期中纔把集中地移於北海，戰後德國艦隊既全軍覆沒，海軍就無集中北海的必要，艦隊大艦，相率復歸於地中海。北海方面所留的海軍，只以防備本國沿岸的安全及應付法國而已。英國海軍對法作戰的計劃，於北海方面，乃採取歐戰時對付德國的封鎖政策，使法國海軍及商船隊不能活動。以現勢測之，英國自不難做到。其於地中海方面，則以馬耳他為根據，努力截斷法國本土及北非的聯絡。同時封鎖直布羅陀，使法國北海與地中海間的海軍，不能互相聯絡。英國對意，因馬耳他軍港與意國西西里島只隔一衣帶水，故英國可舉地中海艦隊全力直搏意大利南部國境，然後分其艦隊為二隊，一隊用以封鎖亞得里亞海海口，一隊利用意